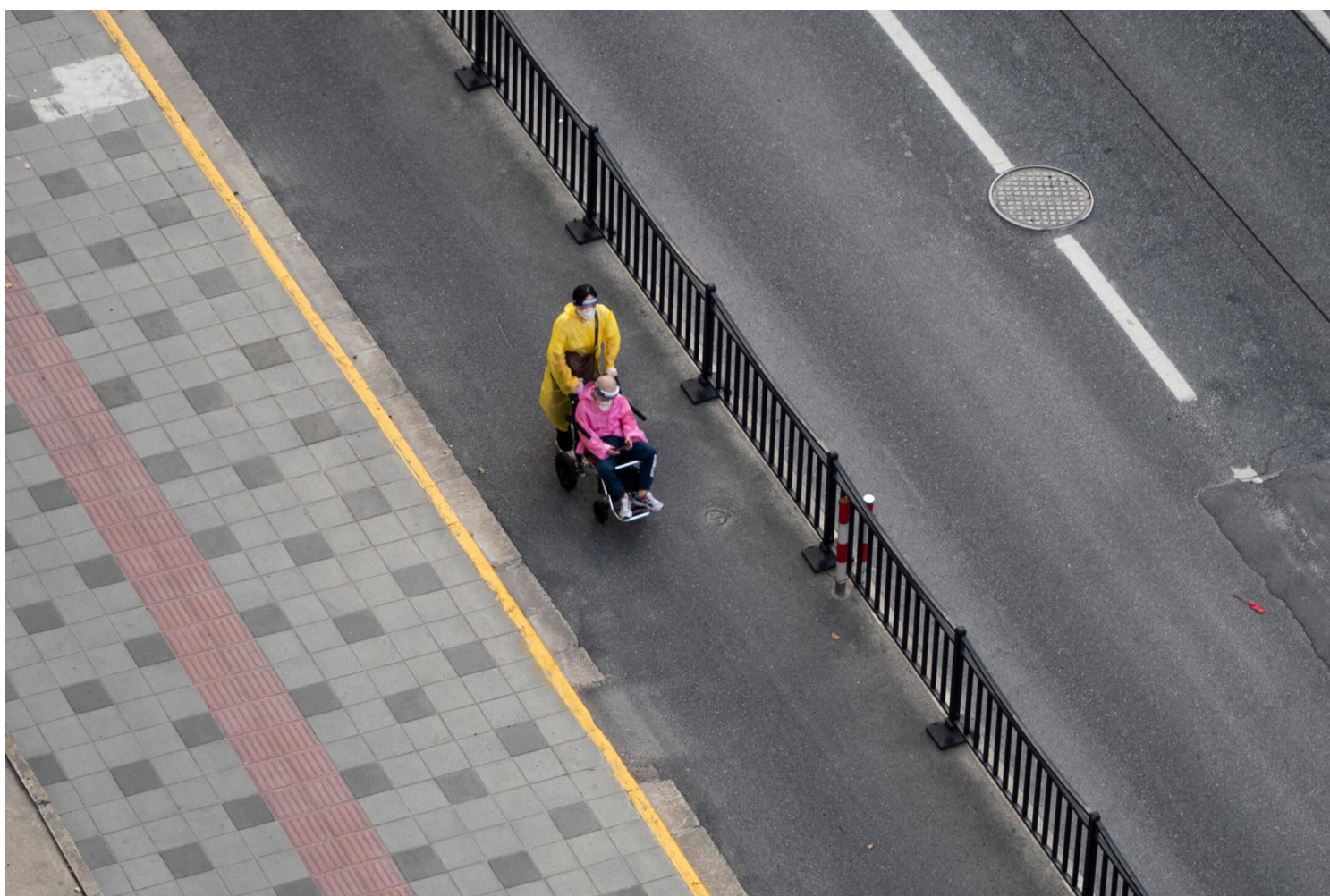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陆 深度

## 失守与死亡：疫情中的上海养老院

在暂停探视的通知和死亡通知之间，张秋生和其他老人家属一样，20多天里没有收到院方任何消息。



2022年4月12日，上海封城，一名居民推着一名左轮椅的老人家在街上行走。摄：Costfoto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特约撰稿人 布遥山 发自新加坡 | 2022-04-21

上海疫情 养老院 院感 omicron

四月上海，初春深夜，救护车和殡仪馆的车辆穿梭于东海老年护理医院。一位陪护家人养病的家属，困在

病房一个月了。夜幕降临，他常常望向窗外，看着人们被运走。

护理院在三月末实行静态管理后，他便不敢开窗。后窗对着病区走道，垃圾堆叠，他不想为病毒打开一道入侵缝隙。隔离日记中他写道，“虽然这个疫情说要多开窗通风.....还好明天开始有点降温了，要不然真怕自己会晕倒.....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？”

4月3日凌晨6时许，张秋生的家人在这家东海护理院去世。这是一则传达于当天上午10点的电话通知。对方声音陌生，在死因上含糊不清。张秋生清楚，这不是他打过交道的医护人员。

张秋生后来在手机上查到，家人生前3月25日最后一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。“我不知道疫情这么厉害。”张秋生说，“我想知道，（老）护工走了之后这个礼拜，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

这是自2020年初武汉疫情以来，席卷中国大陆最严重的一场疫情。截至4月20日，上海累计近50万感染个案。疫情始于2月底，3月1日，上海公布首例本土确诊个案。疫情迅猛蔓延，4月初，每日感染人数持续破万。4月18日起连续三日，上海累计报告死亡病例17人，年龄在60-101岁之间。上海卫健委强调，死者生前均患有基础疾病。

在这场始料未及的疫情中，养老机构是混乱和被遮蔽的存在。3月底，公众视线才落到老人身上。多位家属和医护在微博爆料称，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（下称“东海”）发生大规模院内感染，不少医护和病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。财新在4月2日刊发《新冠侵袭东海养老院》，亦披露东海护理院多人感染。不过，这篇报导随后被删除。

而东海，并非上海养老机构中的孤例。此后，网络上接连披露出不同养老院染疫的消息，多家养老机构陆续陷入运转不力、管理混乱的困境。住院老人的家属，大多在微博看到其他家属的爆料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家人正暴露于危险中。

## 失守与死亡

和家人的最后一次会面，张秋生记得很清楚。3月初，他像往常一样去东海探亲。那天老人的状态不错，和他开心地聊了会儿。以往，大约每隔10天，他会去探望一次。

三年前，家人突发脑梗，留下了后遗症。为方便照料，在考察了上海几家老年护理院后，张秋生把家人送去了东海护理院。张秋生认为，东海有针对老年人的康复治疗，也有中医推拿等传统疗法，对近70岁的家人来说，能在医生指导下锻炼和康复，是比较好的去处。

成立已有20年的东海，是上海一家规模较大、护理能力较强的国有老年护理医院，设有24个病区，约有

成立已有20年的东海，是上海一家规模较大、护理能力较强的国有老年护理医院，设有24个病区，约有1850张床位。除了几栋两三层楼高的老病区，2015年东海又新建了一座六层楼高的新楼，除大楼一层的19病区主要接收外院转来的骨科病人，其他病区均为老年人，多有基础性疾病，甚至为失能、瘫痪者。

在张秋生家人的病房里，同住的还有另外五名老人，由两名护工照料。家人做过气管切开术，平日需要护工通过胃管喂食。由于咳嗽排痰困难，护工还需要及时吸痰，气管导管也要每日高温消毒。

3月6日，张秋生接到护士长打来的电话：东海暂停病人家属探视。印象中，去年东海也因为疫情有过一次封闭管理，那次防疫效果很好，因而这一次张秋生也放心地听从了医院的安排。直到近一个月后的4月3日，接到家人去世的消息。

张秋生很信任东海，以前家人有任何情况，譬如肺部感染、需要用药，医生都会及时打电话告知。但这一次，在暂停探视的通知和死亡通知之间，张秋生和其他患者家属一样，没有收到院方任何消息。

张秋生开始四处打听东海内部的情况。先是打给之前照顾家人的老护工，对方告诉张秋生，自己3月26日就外出隔离了，不知道老人已经去世。而他离开前，也没有人和他交接病人的情况。不过张秋生得知，在26日老护工离开前，家人的状态还是“蛮好”的。

护士长的电话没有接通，张秋生再打给原本负责病房的两位医生，才得知他们也都出院隔离了。“那我就慌了，这肯定乱了。”

张秋生口中的“乱了”，在媒体的报导中得到了印证。华尔街日报4月1日报导，有数名东海临时护工称院内至少100名患者在冠状病毒检测中呈阳性，有数人死亡；亦有受访者表示，过去一周内至少见到十几具遗体。

东海发生院内感染后，大量被感染的医生、护士和护工陆续被转移出院隔离。3月中下旬，东海开始向外招募新护工。25日至29日，陆续有45名新护工通过不同中介进入东海。他们被告知：没有感染患者，即使有也不会与病人接触。直到进入东海，他们才意识到——这不是真实情况。

李虹是3月下旬进入东海的一名新护工，有过几年带宝宝的经验、今年初开始住家照顾老人。李虹在某病区照顾七名老人，只有一名老人能下床走路。她负责帮老人洗脸、擦身、换尿布、打流食。

她注意到，医院内管理非常混乱。“有的老人尿管插得久了，小鸡鸡还绑上保鲜膜，绑久了那个血液不循环，鸡鸡都烂了。”李虹用从老家带来的茶籽油涂抹到老人的伤口上，“过两天就好了，我就把他的尿管拔掉，垫上尿不湿。”

仅仅在自己负责的这个病区，李虹就见过两名老人去世。其中一位老太太光看身子、只垫看尿不湿，手脚僵硬变形。几天后，李虹随着被转移病区的老人去了另一个病区。在那里，她又亲历了两名老人的死亡——4月3日，她和另一名护工帮新大楼内某病区的两名去世老人穿衣服。


另一名有过多年护工经验、3月底进入东海的新护工告诉端传媒，她从一位组长那得知，她来之前就有好几个病人饿死了。“天知道他们这里真是混乱，那些病号不管，人家饿死，不吃不喝。”她连连哀叹，“哎呀，人间真是世道乱，天翻地乱……哎呀，没意思了，人间太没意思了。”

张秋生家人病房的老人吃饭需要鼻饲，护工会将食物打成糊，再将营养液倒入注射器。以前更换护工时，张秋生都会仔细嘱咐，每天给家人喂五次饭。“新的（护工）他会搞伐？不可能给TA（家人）这样搞的。能吃饭不，我都怀疑，饿都要饿死TA了。”张秋生说，“TA还有常见病，高血压什么啊，病房医生都了解的，有固定的药，现在谁给TA吃？”

照顾长者的护工往往需要经过训练，在疫情下照顾感染患者更需讲究细节和经验。香港注册社工、香港复康会国际及中国部的高级经理刘淑燕表示，例如喂食时，护工要“全副武装”穿好防护服、佩戴口罩，要从侧面喂，不能从正面，防止老人咳嗽传播病毒。

张秋生后来了解到，与家人同病房的另外五名老人，已有四名老人去世。“基本上就是在他们大部队（医护人员）撤离以后，开始都死了，”张秋生推测，东海是从原本的医护团队隔离、更换之后开始“乱掉”的。





2022年4月4日，上海封城，数名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协助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家前往检测。摄：Chen Si/AP/达志影像

## 被蒙骗的“新护工”

“它（东海）一定是出事了。以前护理员工资是五六千元，现在随便一个护理员，要求又低，可以拿到1万多元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”踏入养老行业逾八年的方璇，是上海一家私营养老院的护工培训经理。

三月疫情刚刚冒出苗头，方璇的公司就停止了招聘。据她观察，整个行业几乎都处于暂缓招聘的状态。直到东海招聘的出现，工资也比往常高出数倍。

沈蓉是3月25日晚在微信群看到招募信息的，有中介发布“上海隔离医院”招聘200名保洁员的信息。上海疫情爆发后，沈蓉没接到什么活，此前她做过一段时间的清洁阿姨。沈蓉试探性地询问中介，医院里是否有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，中介向她保证只有密切接触者，且保洁工作不会和人接触。

决定报名的沈蓉当时并不清楚，招聘广告里模糊指称的“隔离医院”正是东海，而她即将上岗的职位是护工，也非保洁员。

另一则明确招募护工的广告显示，日薪500元，工作内容为照顾平均年龄约83岁的老人，同时强调“目前该院所有人员核酸检测为阴性，无感染者”。亦有其他招募广告的工作内容为“照顾养老院老人”，但未提及已有人感染。

端传媒了解到，东海将招聘工作委托给护工公司，护工公司再外包给家政中介，中介通过微信群组和朋友圈发布招募信息。对于主要和中介打交道的新护工们来说，这一过程极不透明。在交付1000元至3000元的中介费后，他们被迅速带入东海。一些新护工在进入医院几天后，仍不清楚自己属于哪家护工公司，该找哪个负责人。

一名原本计划来东海做临时护工的受访者告诉端传媒，3月15日他来过东海一趟，当时医院已经封锁，门口全是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。当时他已得知院内出现了感染患者，同行的中介也向他表示，没人敢来做护工。因为不满中介多次调低工资，他和两位同伴最终没有留下。

东海临时招募的新护工中，不少人缺乏护理资质，不曾看护过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。“我们连护工证都没有，哪有照看这种老人的经验啊？没有医生，我们也不敢瞎喂，这些老人就硬挺着，有的连饭都吃不上，高的甚至可憐了。”初到医院后，沈蓉被要求戴上防护服，并带着消毒液只进入其病区的一间病房。

具的是太可怜了。初到该院后，沈谷被凉水换上防护服，并带有洗漱用品进入某病区的一间病房。

“新护工”进入东海后陷入了慌乱。3月底某天凌晨两点，王昕与同行12人，在东海护理院外等待近六个小时后，才分配进宿舍。当晚温度最低仅8摄氏度，翌日，王昕出现了感冒症状。

入院后，王昕从已工作数天的同事处得知，病区有大量感染病人，没有吃药、没有打过新冠疫苗，轮班时间更非中介担保的6-8小时，而是12-24小时。听到这些，王昕拒绝进入病区。

护理院未告知新护工哪些老人已经感染，只能通过老人的状态、深夜转移老人的救护车和少数留守护工的只言片语，推测老人所在病区是否安全。而护工们发现，外院赶来支援的一些医护人员对此同样不甚了解。

进入东海后身体出现不适的不止王昕。记者与吴程联系时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嘶哑，“这里混乱得一塌糊涂。”她说自己3月31日出现发烧症状，头疼、无力，喘不上气。3月底进入病区后，吴程和三位老人同住一间病房。外院医生在查房时曾质疑一位感染老人为何还没转移走，“（外院医生）看到这个老人就说，他是（核酸检测）阳性，怎么又放在这个房间？”

据多名新护工们反映，许多病区内医疗资源紧缺，只有一两名护士维持秩序，也常常找不到医生。虽然防护服足够，但口罩和手套都出现过短缺，污染区和洁净区之间也缺乏严格消毒。王昕记得，从病区出来后，没有规范的消毒措施就回宿舍了，“自己拿一个消毒的桶往身上喷，有时候都喷不到背后。”装了医疗废弃物的袋子也被随意丢置，和护工们的饭菜放在同一个空间里。

意识到招聘环节存在欺骗后，新护工们有过抗议，也向外界寻求过帮助，希望能尽快离开发生大规模感染的东海。王昕表示，她们联系过负责人，“他跟我们说，你来了就别想走了，而且来了之后我的（健康）码就变黄了。”

经过网络爆料、媒体报导和双方谈判后，到4月3日时45名新护工中已有31名陆续离开东海，前往隔离点。剩下的人或自愿、或在医院劝说后，继续留下当护工。其中，仍有少部分新护工仍未与公司签署合同，而已经签署过相关协议的人，渐渐意识到签署过程和内容条款的不合理。

端传媒记者从受访者处获得了两份合同，内容大体一致，但甲方公司不同。其中一份的甲方为上海锦星医院管理有限公司，另一份为沃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。受访者表示，签署协议前，负责人多次拒绝将条款内容给他们过目，要求他们在没有阅读协议的情况下“盲签”。

实际上，这些“合同”并非根据中国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订立的“劳动合同”，而是“志愿服务协议”。协议条款中注明：“乙方承诺，其不会以任何方式提出对本协议作为志愿服务性质的质疑，亦不

会以任何方式改变或要求相关机关改变对本协议下服务性质的认定。”

协议中，照顾核酸检测阳性患者日薪825元，12小时轮班；照顾阴性患者是24小时陪护制，日薪550元。目前部分护工拿到了3月份的薪资。不过，有一些护工告诉记者，3月27日他们被东海相关人员召集开会，对方曾劝说他们留在医院，并表示政府给予每位照顾阳性老人的护工1500元日薪。但最终合同里只给出承诺的一半左右，他们怀疑剩下的部分被护工公司克扣了。

协议还写明：“服务对象存在新冠阳性患者，甲方已告知乙方上述服务场所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”“乙方确认已知晓……可能面临的风险，包括服务已知或未知的新冠阳性患者”。然而，多名护工表示，这并不属实，他们并未被告知存在感染病人，甚至有新护工从未和中介签订合同或协议。

4月5日，东海又从深圳招募了一批新护工。



2022年3月30日，上海封城，一名男子拿物资到一所被封的养老院门口。摄：Wang Gang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## 混乱的自救 没有人知道疫情是怎么在东海蔓延开的。

小/母/以/在/地/址/一/一/用/小/初/公/一/一/公/路/2020/开/一/一/取/十/出/境/在/上/母/及/用/的/也/公/地/取/下, 是/3/月/10/日。据知情人士透露, 直至3月26日, 医院已经无法确认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病人数量和信息, 东海处于阴阳混住、信息混乱、医护严重不足的状态。

据东海3月6日发布的公告, 由于上海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, 当日起暂停家属入院探视和门诊医疗服务。有医护人员在网上公开表示, 东海3月11日召回全体医护人员以维护医院正常运转, 但因防护物资不足、管理层不力, 院内发生了冠状病毒交叉感染。

一位仍在东海住院陪护的家属告诉记者, 他注意到医院是3月11日开始封闭的。起初, 他拍摄了几段东海的视频发布在抖音。有医生发现后吓唬他, 不让继续拍摄, 还拿过他手机删除了视频。后来, 他透过病房窗户, 接连几天夜里看到有救护车转运老人, 才知道情况已经失控了。

方璇所在的养老院是这次上海疫情中的幸存者。疫情初期, 他们便实行“严防死守”的封锁策略, 每天测核酸。3月初, 疫情萌发, 方璇每日关注着“上海发布”的疫情信息。3月6日, 看到有小区出现确诊者后, 方璇紧张起来。

“我们本身人员密集, 会更操心。时时刻刻都在关注, 就怕出什么问题。”方璇说, 其所在公司护理员超过200人, 养老机构则有几十名护理员, 日常负责100多位老人。

幸运的是, 直到4月20日方璇所在养老院都未出现感染者。方璇庆幸, 好在院内一向有储备食物, 但也挨不过长期的封锁, 食物眼看着越来越少。“包子变小了, 馒头变小了,”被封锁的同事告诉方璇。老人的药物也日渐紧张, “有的老人药吃完了, 也没法配药。心里挺不舒服的。”

但更多的养老机构如东海一样, 被抛进混沌。端传媒整理社交媒体帖文发现, 至少有15家养老机构院友家属发出求助信息。有养老院69位老人中40人为核酸检测阳性患者, 员工近半感染, 机构处于瘫痪状态; 亦有养老机构员工家属透露, 院内管理混乱, 感染医护仍被调动工作, 院内多名老人去世。

端传媒致电数间被披露染疫的养老机构, 有机构表示, 确诊员工与老人总数超过30人。“都已经转送得差不多了, 有些转不出去的有特殊原因, 那些腹透的患者哪里肯接啊。”确认对话对象是媒体后, 该人士表示, “不用报导我们, 我们这里现在挺好的, 早就封闭了。”随即挂断电话。

翻查上海民政局网站和社交媒体, 官方至今未就养老机构整体染疫和死亡情况作出通报, 疫情防控发布会亦甚少提及养老机构。直至4月15日, 上海民政局在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才表示, 全市养老机构3月1日起停止探视, 3月10日起“实行全封闭管理, 所有人员只进不出”; 要求全市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每周做两次核酸检测, 工作人员每两天一次; 加强疫苗接种和中医药预防。

浦东和区日月里养老院一名老人家属告诉记者，养老院早在2021年11月就开始封闭，禁止家属探访。但院内感染在四月初还是一发不可收拾，“原本以为养老院是上海最最最安全的地方，苍蝇都飞不进一个，居然会大规模感染。”

上海另一家养老院的基层医生张予曦向端传媒表示，其所在养老院直至3月底才封闭管理。在这之前，她与病区另一名负责同事轮流值班数天，一人住院，另一人每天往返养老院和附近的小区宿舍。护士轮班模式也与此类似。

回忆起三月初，张予曦当时仍以为“疫情离自己很远”。直到三月底，发现宿舍所处小区出现感染，才意识到事态不对。病毒迅速扩散至养老院。“一开始院里有发烧的时候，领导没说是新冠，以为没什么。等到每个楼层都有（人被感染）了，医护老人都有了，才意识到问题严重。”端传媒翻查资料发现，官方通报中张予曦所处小区早在3月上旬就已出现无症状感染者。

进入四月，事态急转直下。张予曦的医护同事和院内老人陆续收到核酸检测为阳性的通知。四月上旬，张予曦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，同事打来电话咳得厉害，“我今天咳嗽痰里面都有血，再这样会要人命的。”

张予曦愤懑地说，“医院都没把她腾出去治疗，我们也只能单纯地对症处理。关键是很多药不给员工用，只给用一些抗生素和抗病毒的。比如有心肌损害的话，一些营养心肌的药不给用，三精葡萄糖这些不给用。”不给用的原因是，药品资源紧缺。

死亡人数也在累积。“昨天前天我们数了一下，（整个院里）一天三四个，上面明确写着核酸结果呈阳性。”张予曦透露，后来全院医生工作群下达指令，不再通报死亡人数。“不知道是因为人数太多不想让我们知道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。以前院里没这么多死亡，一天超过一个都要挨批评，现在一天死三四个。”

院内领导应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却表现出“躺平”的态度。“我们得到的指示说，做好全员感染的准备，护理部主任还问我们：防护服怎么还穿得那么严实？”张予曦所在病区原本为感染的医护设立了隔离空间，四月上旬，在院领导施压下解除了隔离，和未感染医护一起工作。张予曦在微信上和不同病区的同事联络得知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院里的其他楼层。

“我们自己在医院要自救吧，你要给到我们条件自救吧，你要支持我们这种自我隔离的政策吧。我们把阳性护士隔离，你让阳性护士出来上班，你还让阳性护工去护理阴性老人。”

“所有传染病的隔离政策，这里没有任何执行，就等于说领导觉得这是感冒无所谓。刚才你也听到了，员工生病了也出不去，关键问题是没人管。”张予曦重复道，“关键问题是没人管，说到底就没人管。”

尝试自救的医生们仿佛身处孤岛。“我们现在很无助，我们努力地自救，我们努力地挣扎自救，底下没有踏

脚，上面没有绳子。”张予曦说。



2022年4月17日，上海封城，穿保护衣的防疫人员在住宅区内工作。摄：Aly So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## “严防死守”失败之后

进入四月中旬，上海疫情仍未见顶，连日感染个案超过2万人。截至发稿时，上海官方亦未公布此轮疫情中养老院染疫、院内老人感染和死亡等数据。

东海的爆疫，没有人清楚是如何发生的。“应该是哪个管理环节上大意了，但具体哪个环节我们也想不出来，真的就是靠运气。”方璇感到疑惑。

回望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后，养老机构的防疫策略是“严防死守”。

庄明栋是学中医康复出身的医生，踏入养老行业六年有余。武汉疫情爆发伊始，他恰好接手一家医养结合的养护院“W”。

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 武汉封城 庄明栋所在城市也于翌日封闭 庄明栋回忆 当时封城约两个月

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时，武汉封城。庄明栋所在城市也于当日封闭。庄明栋回忆，当时封城约两个月，其间养老院全封闭管理。而后，由于各地仍有散发疫情，养老机构作为重点场所，比其他非重点场所再晚两个月开放。

所谓封闭管理，即严格要求不出一进，“也就是完全与世隔绝，”庄明栋说。进入当年初夏，大陆疫情趋稳后养老院转为“常态化防控”，但依旧严格筛查入院人士。“2020年疫情封闭的时间段内，我们没有一位老人因为疫情导致直接死亡，还是比较成功的。”庄明栋说。

武汉疫情后，中国政府始终沿用曾经“成功”的封控和清零政策。两年间，不同省市曾散发疫情，但均在较短时间内被扑灭。直至2022年，香港和上海接连爆发大规模Omicron疫情。

刘淑燕负责督导香港复康会于内地开设的养老院颐康院，院内住有200多位老人，由十几位医护人员和50多名护理员照顾。香港疫情爆发后，刘淑燕感受到，深圳的防疫氛围比往日紧张了许多。二月，颐康院开启闭环管理，三月封闭措施进一步收紧。刘淑燕说，颐康院院长几乎每天都会收到（民政局）局长发来的香港新闻截图，院长再把截图转发给她，“你看得出来他（民政）好紧张。”

“严防”亦是刘淑燕认为内地养老机构防疫措施的核心。原本已事无巨细的政策指引变得更加小心，多个部门的监管让防疫事务更为繁琐，养老机构外也竖起了摄像头，24小时监控一举一动。“不让病毒入来，用尽所有方法。”

严厉的封锁、闭环管理，在过往经验中成效明显，但封锁政策的遥遥无期带来不少弊端。刘淑燕说，五十多天回不了家对有家庭的同事影响很大，亦有同事因此辞职，人手变得紧张。封锁也意味着老人无法获得探视，养老机构会提供视频会面，但方寸屏幕难以抚慰真正的心理需求。

研究养老院的大陆学者叶哲昕解释，护理员工作繁重，往往难以提供更多的情感劳动、精神抚慰和个性化的康复练习，这些训练往往由家属陪伴。此外，养老院中还有许多认知障碍的老人，他们难以通过电话和视频向家属表达输球，可能更容易有被忽视和受到伤害的感受。

庄明栋在网上搜寻关于Omicron的信息，他觉得这波疫情和过往不同。“冠状病毒原始的野生毒株，发病非常迅猛，致死率很高，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，所以（武汉）当时的封闭政策取得了一个相当的成功。”庄明栋说，“现在流行的Omicron毒株，传染性更强更隐密，但症状相对轻，防控难度更大了。”

“就上海东海来说，我相信他们也是措手不及，甚至（对疫情）没有成熟的看法。从数据来看，无症状感染者大规模存在，就算像武汉当时一样一刀切、完全封闭，可能也为时已晚。”庄明栋认为，今次疫情的教训是，未来首要是提升老人的疫苗接种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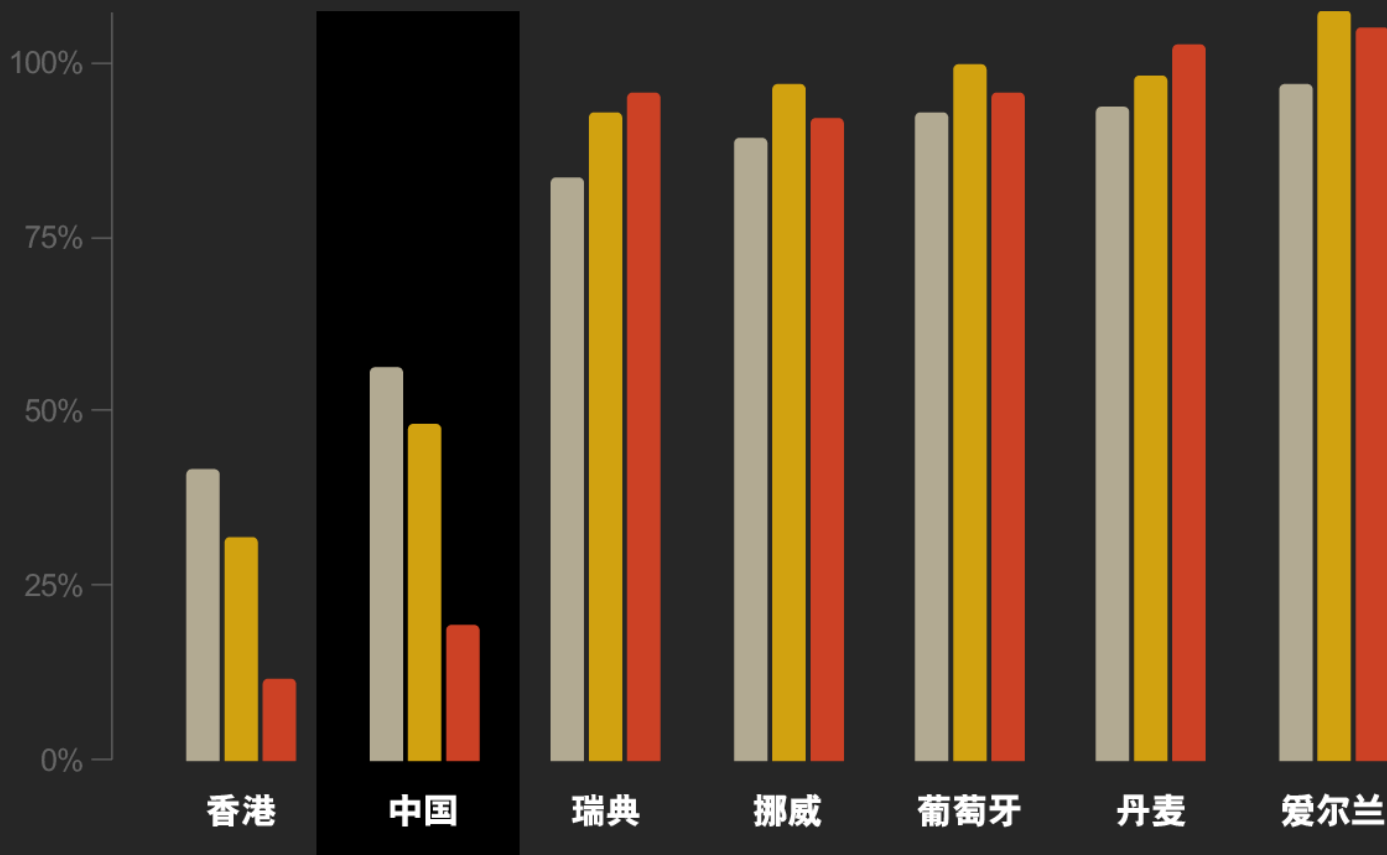
从2021年初开始推进疫苗接种，不同大陆省份制要求老人接种疫苗，不同地区接种率亦有差别。据人民日报

从2021年初开始推进疫苗接种起，中国大陆未强制要求老人接种疫苗，不同地区接种率亦有差距。据人民日报，4月11日上海召开的专家座谈会透露，上海60至69岁老人疫苗两针接种率为78%，70至79岁为61%，80岁以上仅有15%。另据中国国新办数据，截至3月17日在大陆接种加强针方面，60-69岁为56.4%，70-79岁为48.4%，80岁及以上为19.7%。老人加强针数据与挪威、瑞典等国家存在极大差距。

## 不同国家 / 地区60岁以上长者加强针接种率对比

■ 60-69岁 ■ 70-79岁 ■ 80-89岁

Covid-19疫苗加强针接种率



注：① 中国大陆数据截止2022年3月17日，其他国家或地区为2022年3月18日；  
② 有的地区疫苗接种率或包括非居民（如游客和外国工人），故人均指标或超过100%

资料来源：Our World in Data、中国卫健委



端传媒  
Initium Media

香港大学针对香港第五波疫情的疫苗有效性分析研究显示，对老人而言，接种灭活疫苗科兴或mRNA疫苗复必泰（BioNTech），防止死亡有效性均高达98%。香港第五波疫情中，涉冠状病毒死者中有96%为老人。其中，未接种疫苗的老人死亡率比全程接种或接种加强针的人群高20倍。

然而，在Omicron席卷香港和上海之前，要提高老人疫苗接种率并不容易。庄明栋说，疫苗开放初期，院内仅有三分之一的院友接种第一针疫苗，随着疫情平缓，不少人选择不继续接种第二针。老人普遍有基础疾病，疫苗带来的副作用是家属或老人担忧的主因。

“那些老人都八九十岁了，疫苗不也说有基础疾病的不合适嘛。我没有跟家属沟通过要不要接种，也没接到院里说叫我们沟通，直接就是都没有接种。”张予曦所在的护养院，甚至没有老人接种疫苗。

政府显然意识到为老人接种疫苗是迫切之事。4月7日，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，“有些老年人还没有接种疫苗，有些则没有接种加强针。这或由此撕开一道‘防疫口子’。”四月上旬，广东某镇街道上挂起红色横幅，“支持老年人接种疫苗，既是安心也是孝心”。

经过这次失控的疫情，我们尝试询问每位受访者，养老机构的防疫措施有什么可以改善的空间？“我们也只是普通医生，对防疫政策没法多说什么，”仍在院内忙碌奔波的张予曦疲惫地说，“只希望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（院内）能有一块隔离区域，这样至少不会一个传两个，两个传八个。”

对刘淑燕而言，她更希望在严厉的防疫政策与照顾老人、关照同事之间取得平衡。“政策我们看得到，都会继续闭环管理，没什么方法改变。但在闭环之中，有什么可以令同事心情好些，做事做得好些，这些我们会思考。”

一名身处混乱养老院的家属向端传媒表示，“应该怎么办”或许需要更细致的讨论。“例如120转院，转院后怎么办？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，转院后是单独入住还是家属陪护？阴性家属怎么陪护阳性老人？我们想提前了解，可养护院根本给不了答案。”

## 尾声

3月底，不少家属陆续收到老人在东海去世的通知。部分核酸结果为阳性的逝者的家属收到遗体火化申请函，浦东卫健委要求“益善殡仪馆”分批次至东海接运27位“住院期间核酸检测异常”老人的遗体，并统一火化，该函落款为4月2日。

核酸阴性逝者的家属收到医院来电，要求他们尽快签署遗体火化委托书。张秋生也接到了东海客服中心的电话，可授权他们将遗体运送至浦东殡仪馆或南汇殡仪馆。这份委托书上写明东海将全权代理“遗体火化事宜”。但家人去世的真相仍是谜团，张秋生一家不愿意遗体就这样被火化。

张秋生要求公布老人生前监控视频、抢救记录、死亡报告等资料，诉求均未获回应，只被告知因肺部感染去世。但几天后，当其他家属致电询问死因时，同一名工作人员却指张秋生家人系因脑血管疾病，抢救半

公司。但不久后，有人把张秋生家的地址告诉了别人，第二天有人来敲门说张秋生家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，把张秋生一个人关在了家里。张秋生一个人在家呆了几个小时，直到第二天下午，他才被家人发现，已经去世了。

在家属不知情且未授权的情况下，张秋生家人的遗体被转运到了浦东殡仪馆。他们在翌日才得知这个消息。

4月13日下午五时许，几位隔离结束的新护工被送出上海临港方舱，当天上海降下了暴雨。她们先被送到上海某体育中心，等待东海接他们回医院。但一位统计人数的护士长表示，他们只能接走在3月以前被招入东海的老护工。

新护工们何去何从，东海并没有给出答案。等待数小时后，有人拎着行李蜷缩在银行自动取款机下的角落里，有人则在报警后被政府人员送往一所搭在小学里的临时转运点。

张予曦目前未感染，每日在院内疲于奔命。她说，同事们的无助感很强。“我现在一个人在上海，家人肯定希望我马上回去。但疾控中心说我们有30多个阳性，我们怎么可能走得了。”

(为尊重受访者意愿，张秋生、沈蓉、王昕、吴程、李虹、张予曦、庄明栋、叶哲昕、方璇为化名)